



太阳鸟文学年选

2007 中国最佳

散文

主编◎王 蒙

分卷主编◎王必胜 潘凯雄



中国文坛流金十年的永恒经典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2007
中国最佳散文

主 编 王 蒙

分卷主编 王必胜 潘凯雄

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7 中国最佳散文/王必胜, 潘凯雄编. —沈阳:
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7. 7

(太阳鸟文学年选 / 王蒙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5 - 08929 - 0

I. ①2… II. ①王… ②潘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6886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 - 23284321 (邮购) 024 - 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 - 23284191 (发行部) 024 - 23284304 (办公室)

http: //www. lnpph. com. cn

印 刷: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383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丽竹 陶 然

封面设计: 小 北

版式设计: 孙志武

责任校对: 沈树东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05 - 08929 - 0

定 价: 49.80 元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王 蒙

执行主编 林建法

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
张东平 孙 郁

分卷主编

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

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

杂 文 卷 王乾荣

诗 歌 卷 宗仁发

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

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

序：散文的人文坚守

王必胜

我总是固执地认为，散文是当今文学最为韧性、最为持久地表达人文精神的文本。这种文体也最能契合一个时代读者的审美精神，适应读者阅读趋向。

自上个世纪以来，人文精神，文学理想，是人们常提及的一个话题，人们不无担忧的是，市场化进程，商品经济的大手对社会生活强势地介入，特别是对于精神层面的影响，十分显著而直接。这种影响，积极的一面不必说。而从另一面看，对文学精神的坚守，对人文理想的高扬，带来一定困扰，也检视出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自持而坚守。因而有人指出，多年来文学难以赢得读者和社会，整体上缺失了面对时代文化变化的能量和力度。这不能不说是人文的缺失和淡化所致。

为此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，对文学商品化的警惕，自然就有了从更高的期待中要求文学高扬人文的大旗，恢复人们对文学的信任。

应当说，嚷嚷了十数年，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改观。甚而在一些程度上，有了更为堂皇的借口和幌子。现实的文学，说气数、命运，都不好定位，也难以定位。领导和组织者，圈内贤明之人，大众和社会，都有自己的尺度，人言言殊。即便如此，对文学现状的不满，是社会共识。

当然，就从业者的数量，管理者的级别，经费的划拨等等看，庞大的文学系统肌体的运转裕如，不因大众的冷漠而自省，不因社会的冷落而愧疚，也更不会静心持守，常常也有急功近利的动静和声响。

君不见，近时期来，有热闹的评奖，有喧闹的首发式，有过程比目的

重要、形式大于内容的研讨，也有用心良苦的数据统计，还有热衷于商业运作而做表面文章式的排行榜等等。这些，不能不说繁华，但繁华并非繁荣，不能不说热闹，但热闹并不都是光亮。稍事回想，一年内各种文学好不闹腾，从大小的各式纪念性的集会，到庆典式的活动，包括一些主题性的行为，留给人们可资的回味，又有多少？同我们偌大的文学社会系统相较，产出与投入成正比吗？也许初衷虽好，而效果未必佳。或者，初衷就未必见佳。浮华于众，喧嚣于市；取宠于人，招摇于外，如此一来，如今的文学，多有类似于行为艺术者流，而每遭有识者的诟病。

有人批评，习惯热闹而喧哗的庆典，少有冷静而认真的自省，难让文学有大的长进。也有人批评，喜好热闹而雷声大雨点小，视文学为行为艺术，或者假文学之名，浮华热闹，官僚衙门式的管理方式，并不能对文学有多少裨益。

这是从文学行为而言，反观文学自身，从文学的文体样式看，这种浮华和喧闹，虽没有德国批评家顾彬所谓“当代中国文学大多是垃圾”之严重，但却直接影响了大众对文学的信赖和期待。

无论是从文学历史还是从文学精神，我们期望的文学，应当是对现实的人生热切的关注，对个体生命的热烈而切实的体察，对大众生存状态、生命情感激情的投入，对于弱者给予深情的凝视，有生命的体验，有灵魂的燃烧，又有生命的爱恨之后的痛感与激情。这样的文字，摒弃浅薄和陈腐，拒绝低俗。同样，针砭丑恶和不良。这样的文字，是激情丰沛的原创。

难能的是，散文创作却一直葆有这种文学精神，在承接优秀的人文传统，描绘宏阔的社会现象，抒发个体生命感受方面，显得更为自觉和活跃。无论从潜沉于古典精神的阐发，还是对现时人生的热情关注，散文更能体现对生命的讴歌，对于社会良心的热情褒扬。不一定是长篇掉书袋似的引征，子曰诗云，才是文化，更不是有了对现状的不平，敢做振臂之呼，抒发愤，才是人文精神，而对于人的感情世界和精神心态的真切体味和剖析，对于人本思想充分尊重，就可以绽放思想的花朵，切合时代的文化精神，引发读者共鸣。

所以，每做一次年选，我们对洋溢着人文情怀的文本有特别的喜好，

在本书中（也包括另一本随笔的选本中），是以此为一定标尺的。入选两本的百十篇文章，也可以看到作者们的这种追求。在怀人纪事中，感怀世事的变化，感悟世道人心的得失；在对过往的追忆中，有年代的大事要情，也有个体生命的情态；从大的主题看时代文化的走势，也可以在个人的经历中，感受社会前行消息。旅行途中，由物事而情怀，由景及人，也可以跳闪出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；即便是平凡人生、弱小人物，也有对亲情和友爱这一普泛性情怀的新的思索。写人绘事，记史述怀，忆往说旧，深挚的情怀，热烈的情致，蕴藉的文气，感怀体悟，浏亮透彻，让散文的体式不囿成法旧规，虽小巧却隽永，这些是选本中的总体风格。

是为序。

2007年11月8日北京

目 录

李庄琐忆 王世襄	1
六棵树 贾平凹	7
狗年轶事（节选） 蒋子丹	15
探病——两处当下的折子戏 李国文	47
七七级 南 帆	58
中国摇滚 张立勤	68
琥珀 周晓枫	95
在宁夏乡村找寻传统 王小妮	114
过去的岁月 筱 敏	123
我在恭王府的童年 霄 云	132
写心辑 李延青	148
老院 石舒清	158
铁 郑小琼	164
白雪红灯的年 迟子建	170
周口三题 程绍国	173
沈阳的美丽与哀愁 徐 坤	179
一只松鼠的城市 刘醒龙	182
把和顺栏杆拍遍 汤世杰	185
静悄悄的昆仑山 王宗仁	196
米穷日寺 于 坚	199

内蒙行 闽连科	206
客都 熊育群	216
透明的生命 万 方	227
王蒙老了吗? (外一篇) 冯骥才	236
经典人生 从维熙	242
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铁 凝	246
大美者无言 舒 婷	252
艰难的生存 陈四益	263
折断的翅膀 何怀宏	269
像土地一样奉献 王芳闻	274
怎得长相依聚 宗 璞	279
晨钟暮鼓八十年 黄永玉	284
勤劳的母亲 刘庆邦	289
阿尔善 张承志	299
父母老去 彭 程	308
格格驾到 李宗奇	318
第一位病人 讴 歌	329
七月之歌 徐 迅	335
相亲 苏 北	344
傍在蔚蓝的大海边 杨牧之	349
美国演出季 赵 玫	357
摆不脱恶梦的强者 彦 火	367
给里根总统送外卖 陈 九	374
重归苏莲托 五 月	385
苹果之父 沈 苇	399
瑞典美人 李建纲	408

李庄琐忆

王世襄

元宵舞龙

我记不清是1944年一月尾还是二月初，正月初五刚过，随梁思成先生搭乘从重庆去宜宾的江轮，在李庄上岸。同行者还有童第周先生。

到李庄才几天便是元宵节，新春舞龙最后一夜，也是全年最热闹最欢腾的一夜。营造学社除了梁先生需要在家陪伴夫人外，长幼倾巢而出，参加盛会。

李庄镇东端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广场，通称坝子，是年年舞龙的地方。黄昏时分，几乎全镇的人都已集中到这里。二三十个大红灯笼悬挂在坝子周围，五条龙色彩绚丽，须能颤动，眼会滚转，形象生动。竹箍为骨，外糊纱绢，各长五六丈，分列场边。一队队小伙子，挨着各自的龙，有的解开衣襟，有的光着膀子，准备上场。坝子毕竟小了些，几条龙不能同时共舞。

刹那间，点燃鞭炮一齐掷入场中，火花乱溅，震耳欲聋。这时，高举龙头的两队，进入场内。小伙子们手举着龙身下的木棒用力挥动，时左时右，忽高忽低，夭矫翻滚，两条龙眼看要相撞，又迅速地避开，满场喝彩声大作。另外两条龙已进入场内，换下已舞了好一阵子的双龙。就这样轮流舞了几个小时，小伙子们已大汗淋漓，却毫不觉得劳累，一直舞到东方发白，才肯收场。所有的人好像都不惜付出全身精力，欢送去岁的吉祥如意，迎接来年的国泰民安。

我记得李庄后第一封写给荃猷的信就是观看元宵舞龙的盛况。一直

在城市生活，从未见过乡村小镇新年伊始、朴实却又毫不惜花费、真情奔放、尽兴欢腾的场面，当年看后就写，自然比现在追忆要真实得多，生动得多。可借此信在“文革”中被抄走，否则既不用重写，而且更有纪念意义。

火把照明的学问

元宵看舞龙，归来已逾午夜。从李庄东头的坝子回到西头月亮田学社，是两位学社工友，一前一后，打着火把送我们回来的，边聊边走，很顺利就到家了。

当地人夜出，不用灯笼或油灯，更没有手电，只用火把。川江上水行船，用篾条编成纤绳牵引。日久老化，将它剁成两尺多长的段，便是火把，真是一个废物利用的好办法。

我只知火把照明很方便，不知道须要学会打火把的技术。一次我很冒失，傍晚想去镇上买些椒盐花生、炒胡豆，返回时天色已晚，买了两根火把，快出街巷时，借人家灶火点燃一根。哪知刚出镇子，火苗越来越小，半路上竟已熄灭，用火柴怎么也点不燃它，只好试探着往前迈步，分不清是路还是田埂，一脚踩空，跌入沟中，衣履尽湿，买的食物也丢了，爬出来极狼狈地回到学社。到此时才知道打火把并不容易，要知道如何才能防止熄灭，不仅须了解原理，还须学技术才行，所以并不简单。

原来打火把必须学会辨明风向，要求火把尽端直对风向，篾条才能均匀燃烧。倘侧面受风，篾条燃烧不均，火苗便越来越小，终致熄灭。倘遇微风，也须根据篾条火苗情况，随时转动火把。总之，保持篾条根根均匀燃烧，是使它不熄的关键。

天下许多小事物看似简单，其实也蕴藏着道理和技巧。我从当时只花几分钱便可买到的火把，经过照明失败，悟出了平时不可因事物微小而轻视它的道理。

卖煤油 买竹纸 石印先慈遗稿

先慈金氏讳章，自幼习画，擅花卉翎毛，尤工鱼藻。有遗稿《濠梁知

乐集》一册四卷。1943年离京南下，遗稿藏行篋中，以防散失，且盼幸遇机缘，刊印传世。

在学社工作，或谓李庄有一家可以石印。曾疑川南小镇，恐难有印刷厂。走访场上，居然有一石印车间。斗室不过五六平方米，主人之外，铁支架、厚石板、铁皮、滚轴、磨石各一，此外更无他物。石印之法，由主人提供药纸、药墨，书写后送还车间，将纸反铺石板上，盖好铁皮，滚轴往返滚压，直至纸上墨迹已过到石板上。揭纸刷墨，以字迹已尽受墨为度。上铺白纸，盖铁皮，再滚滚轴两三次，去铁皮揭纸，一张已经印成。依上法再印，可印一二百张。改印他页，须将石板上字迹磨去，依上述程序再印第二张。原来车间不印图书报刊，只印售货包装纸，红色方形，盖在货包上，用细绳捆扎好，起招牌广告作用。经访问知石印遗稿已有着落，下一步当考虑使用何种纸张问题了。

邻县夹江县产竹纸，洁白而韧性较差，须去宜宾方能买到。恰好此时学社发给每人煤油一桶，工作室有灯可就读，故不甚需要。于是择日提油桶搭李庄当日往返宜宾小火轮，易得竹纸两刀及深色封面纸而归。

遗稿约70页，每周日可印五六页，三个月100册全部印成。折页期间，上书恳求马叔平、沈尹默前辈赐题书签及扉页均已寄到，补印后开始线装。装工虽拙劣，亦完成近50册，分赠图书馆及友好。待装者于1945年秋携回北京始陆续装成。

1989年冬香港翰墨轩精印《金章画册》，有彩色书画五十余幅，后附遗稿，即据当年李庄手写本影印。当年虽用极简陋之石印印成，亦尚清晰可读，实出意外。

学社在李庄编印《汇刊》第七期一、二两册，梁先生面告社员：“谁写的文章，谁负责抄写和石印，并参加装订工作。”裹有文稿两篇，遵照指示完成。已驾轻就熟，得益于先慈手稿之石印。但插图乃出莫宗江、罗哲文两先生之手，深感惭愧。

过江捡卵石

李庄位于长江南岸，对岸看不见人家，而有大片卵石滩和迂回成湾的

浅水区，游泳十分安全。周日三五人结伴，请江边木船主人渡我们过江，得半日之清闲。我不谙水性，只好背竹筐捡石子了。

说也奇怪，当时真觉得有不少值得捡的，那块圆得可爱，这块颜色不一般，一脚踢出一个扁形的，上面仿佛有山峦花纹。一块自得有些透明，心想如泡在水里，说不定该有多么好看呢。大半个石滩走下来，竹筐显得沉重，腰有些不好受，只好卸下竹筐看同伴游泳了。

回到学社，地面放个大木盆，盛上多半桶水，把捡来的卵石一块一块地放进去，没想到反而不及捡时好看。于是一块一块再淘汰，丢在院中大樟树的后面。到最后，竟扔得一块都不剩了。

过江捡卵石去过三四次，最后只留下两块，北返时放在衣兜里带回北京，至今仍在我案头。一块小而黄，有黑色横斑。一块深绿，呈不规则三角形，下部圆而润，有纵横丝络及茸然圆斑，颇合前人“蛛网添丝屋角晴”诗意，遂以名之。卵石只不过是李庄的梦痕，倘与诸家奇石谱相比，便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。

步行去宜宾

北京朝阳门到通州，都知道是40华里。我曾步行去过两次，吃小楼的锅烧鲇鱼，买大顺斋的糖火烧。到了李庄，都说去宜宾是60里。有人认为南方人比北方人矮，以步计里程，四川的60里和北方的四十里可能差不了多少。

一个假日，清晨出发，沿着江边道路西行，想验证一下上面说法是否可信。十时许，宜宾已在望了。计算一下，加上过江路程，似乎比朝阳门到通州远不了多少。宜宾位于岷江、金沙江汇合处的高原上，或谓长江应从这里算起。但岷江水清，金沙江水浊，要流出几里外，才浑然一色。所谓“泾渭分明”就指尚未合流的现象。

我看时间尚早，没有走向江边的渡口，而被南岸的一条山涧吸引住了。几处落差较大，湍流颇急，两旁大块石头上，坐着儿童，手持有柄网兜，与捉蜻蜓的相似。等候游鱼逆水上游，腾空一跃，儿童伸臂相迎，正好落在网里。再看他吊在水中的竹篓，已有三四条半尺来长的鱼了。我看得高

兴，一时唤回了童心，真想几时来此网鱼，待上一天。

渡船送我过江。因曾来买竹纸，已逛过宜宾几条街巷，下午便乘小火轮返回李庄。

留芬饭馆

我曾去过四川中等城市如白沙、宜宾，饭馆大都采用同一规格。进门中间是通道，左侧从房顶吊悬一根木杠，有许多铁钩，挂着各色鸡、鸭、鱼、肉，好让顾客一进门便知道店中准备了什么原料。因当年没有冷冻设备，挂起来通风总比堆放着好，当然也先让苍蝇吃个饱。左边是炉灶，锅碗瓢勺摆满一案子，厨师如何掂炒，加什么调料可以看个一清二楚。我进去要一个菜就等于上一次烹饪课。走过通道才有供客人坐下来吃饭的桌椅。

留芬饭馆在李庄首屈一指。到了禹王宫短短街，向左一拐，坐北朝南便是。但小得可怜，门面只有一间屋，东侧也有一根挂原料的木杠，室中只能摆一张方桌。炉灶必须设在后边一间了。往后走的通道里好像还有一张小桌，可供两人进餐。

在李庄的两年中，我和同事们凑在一起，因个个阮囊羞涩，只去过两三次。吃过的菜有：“大转弯”，就是红烧鸡翅、鸡腿，因形状弯曲而得名；夹沙肉，猪肉夹豆沙，蒸得极烂，肥多于瘦，十分解馋；炒猪肝，用青蒜和醪糟作配料，十分鲜嫩；鱼香肉丝，觉得特别好吃，因抗战前北京饭馆似乎还没有这道菜。日寇投降后曾在四川住过的人大量返回家乡，鱼香肉丝才开始在各地流行。北京每个饭馆都有，不过吃起来，总觉得不如在留芬吃得那样，有说不出的特殊风味。可能不仅是所用调味原料有别，应该还有对半个世纪前的李庄生活有一丝的眷念。

“豆尖儿”

我从小就爱吃豌豆苗，当时家庭、饭馆都用它作配料。一碗高汤馄饨、榨菜肉丝汤或一盘滑溜里脊，汤面漂上几根，清香嫩绿，确实增色不少。我也曾想倘掐地里种的豌豆棵嫩尖，用作主料，清油素炒，一定也很好吃。只是北京无此习惯，菜农舍不得掐，怕妨碍豆荚生产，没有卖的。

到了李庄，在饭摊上第一次尝到此味，名曰“豆尖儿”，清香肥嫩，供我大嚼，不亦快哉！太简单了，眼看着老板娘从摊后地里掐回来，转眼就炒成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应邀去香港主持家具展览开幕式，在筵席上吃到“炒豆苗”，也很鲜嫩，只是其本味——豆苗的清香，不及李庄饭摊的“豆尖儿”。原来香港已有用仪表控制温湿度的暖房，专门培植各种蔬菜供宴会之需。不用问，两地同一道菜的价格有天渊之别。

近年北京餐馆食谱也有了“炒豆苗”这道菜，但高级餐馆和一般饭馆所用原料完全不同。前者把云南等地的豆棵嫩尖空运来京，后者则在大白铁盘中铺满豆种，长成密而细的苗后，大片割下，故被称为“砍头豆苗”。前者即使再加工一次，去掉一半，只要顶尖，也难留住原味。后者则有如吃草，不堪下箸了。

一味饭摊上的“豆尖儿”，有时使我想起李庄。

原载《读书》2007年第3期

六棵树

贾平凹

回了一趟老家，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。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，大约有四十多种树。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，一条一级公路穿过，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，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。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，而毁去的树，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，便再也没有了，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那些上辈人使用的那些农具，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。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，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，问：知道你爷的名字吗？一半回答是知道的，一半回答不知道，再问：知道你老爷的名字吗？几乎都回答不上来。咳，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，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。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，再也见不上枸树、榭树、棠棣、栎、桧、柞和银杏木、白皮松，更没见过纺线车、鞋耙子、捞兜、牛笼嘴、曳绳、漕枷、檐簸子。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，老虎是什么，熊是什么，黄羊和狐狸是什么，父亲就说不上来，一脸的尴尬和茫然。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，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？所以，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、农耕用具的欲望。

现在，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。

皂角树。我们从村子分涧上涧下，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。树不是很大，似乎老长不大，斜着往涧外，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。这眼泉用石板箍成三个池子，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，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，下边的池子洗衣服。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里玩，娘在那里洗衣服，倒上些

草木灰，揉搓一阵子了，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。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，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。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，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祛衣服上的垢甲，我就恨我的胳膊短，拿了石子往上掷，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，但打不中，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，秃子便端个碗蹶在门口了。

皂角树是属于秃子家的，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。那年月，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，皂角可以卖钱，5分钱一斤。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，不让人爬上去，但野草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，秃子又在树身上抹屎，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，村人一片骂声，秃子才把屎擦了。他在夹皂角的时候，好多人远远站着看，盼望他立脚不稳，从涧上摔下去。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，摔成了跛子，而且从此成了亮鞭。亮鞭非常难看，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。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亮鞭，所以他已经三十四五了，就是没人给他提亲。

秃子四十一岁上，去深山换包谷，我们那儿产米，二三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包谷，一斤米能换二斤包谷，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。寡妇有一个娃，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。那寡妇后来给人说：他哄了我，说顿顿吃米饭哩，一年到头却喝米角粥！

但秃子从此头上一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，村里传出，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，邻居还听到了，寡妇在高潮时就喊：卫东，卫东！村人问过寡妇的儿子：卫东是谁？儿子说是他爹，他爹打猎时火枪炸了，把他爹炸死了。大家就嘲笑秃子，夜夜替卫东干活哩，秃子说：替谁干都行，只要我在干着。

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，可那女人大方，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，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，她不言语，站在涧上就扔下两个皂角。秃子为此和女人吵，但女人有了威信，大家叫她的时候，开始说：喂，秃子的媳妇！

秃子的媳妇却害病死了，害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，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。有一年夏天我回去，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，已经是半夜了，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，我说：谁哭哩？大家说：秃子又想媳妇了。